

● 报告文学 ● 报告文学 ● 报告文学 ● 报告文学 ●



E_{ZHU}
MINGYUN
DE
YANHOU

扼住命运的咽喉

● 王耀成 著
● 海潮出版社

BAOGAOWENXUE

H_{AI}
CHAO
CHUBAN
SHE

HSI字登補(京)

扼住命运的咽喉

王耀成著

海潮出版社

1993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127号

扼住命运的咽喉

王耀成

扼住命运的咽喉

王耀成 著

海潮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三环中路19号 100841)

北京市房山区先锋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25印张 163千字

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*

ISBN 7-80054-453-2/I·105

定价: 3.90元

报告文学

扼住命运的咽喉

王耀成著

海潮出版社



EZHU
MINGYUNDE
YANHOU

序

7/10/70

我在总政治部文化部工作的时候，得知驻守厦门鼓浪屿的一个连队，在特殊环境里，保持着鲜红的人民军队本色。

《解放军文艺》要派一个作者去写一篇报告文学。王耀成同志去了，写出了《人生的答卷》。那时，他是《解放军文艺》社的编辑。在这以前，他曾是工程兵战士。以后，他调到海军东海舰队从事专业创作，陆续写了《迢迢的地中海》、《大海与船》，引人注目。他写得很严谨，也写得热情激荡，富有诗意。

我想，这同他的生活经历大有关系。诗是作者从磅礴的生活海洋中发现的，如同游泳在大海中，受着生活波澜的激荡，得到启迪，而又勇于潜入海底去探寻，终于得到了海底的宝藏。不仅发现了，而且能够把握住，并能形诸文字表现出来。这是浅尝辄止所得不到的。显然，王耀成努力去把握生活的真谛，这才有了自己的诗，才有了这样一些好的报告文学作品。

军队作家，有许多是由战士成长起来的，这是很可贵的，他们珍惜在军队的经历，他们的作品中，总是给人向上的力量。即使他们脱下了军装，仍然是一个战士。王耀成同志是他们中的一个，他的报告文学作品结集出版，我高兴地写下这么几句话。

一九九三年四月

目 录

序	刘白羽
人生的答卷	(1)
一个不设防的连队	(18)
在迢遥的地中海	(41)
大海与船... ..	(65)
扼住命运的咽喉	(118)
后记	(222)

人生的答卷

——驻鼓浪屿八连纪事

八连的饭堂里正进行着一场不寻常的考试，试题黑白分明的在黑板上写着：

……人生？……理想？……幸福？

战士们有的掩卷沉思，有的咬着笔杆遐想。从他们的眉宇间和眼神里，可以看出这几个字眼的意义是多么凝重！战士们——他们昨天还是老师的学生，父母跟前的孩子呀！他们初涉人生，把这样重大的考题摆在他们面前，不是过于严峻了吗？

生活是严峻的。给八连战士出这些考题的并不是他们的指导员，而是生活本身。

正当八连战士们奋笔作答的时候，窗外传来了悠长的汽笛声。那是从香港返航的“鼓浪屿”号客轮，正徐徐驶进厦门港。人民结束了闭关锁国的时代，生活正象“鼓浪屿”号一样在一个新的天地驰骋。新的航程不仅带来了蒸蒸日上的经济，也带来了五彩缤纷的生活。你看吧，夏日的鼓浪屿，碧波中浮游着半裸的、游鱼般的身姿；树丛中掩映着对对恋人的倩影；街头巷尾张贴着五光十色的广告……而你呼吸的，却是各种各样的花露和花朵的气息。鼓浪屿是飘浮在香味和碧波里的。美艳火热的凤凰树，柔枝盘错的相思林，丝

絮绵绵的合欢花，掺和着玫瑰型、兰花型、桂花型香水的气息，丝丝钻入肺腑；而深夜的小巷中，飘然而至的醉人的乐音也会来缠住你的脚步……我们年青的战士并非木石，这一切，对紧张严肃的军旅生活将掺进什么新的内容呢？啊，鼓浪屿，你这美丽可爱的一点八四平方公里的土地，每一缕海风，每一瓣花香，每一朵声浪，都向我们的年青人提出这严峻的考题：

你憧憬什么样的人生？

你追求什么样的理想？

你希冀什么样的幸福？

十年了，八连的干部战士们，在鼓浪屿这个特殊的考场上，无时不书写着人生的答卷——

爱情之花，只有扎根于道德 的土壤才会更美好

有谁见过这样的阵地吗？虽然在军事防区之内，但在某些时刻里，它的每一米防线是被一对对恋人占领着的。这实在让我们的战士伤脑筋了。

有天晚上，八班长肖维胜和另一个战友正在海滨执勤，不慎碰到草丛中的一对，正难解难分。小肖皱皱眉，劝他们离开。谁知这对居然说：“这才叫生活，懂吗？”气乎乎的战士找到指导员，说：“呸！倒大霉了……碰到这种事，要生大病的哩！”

生病倒未必，但这不能不引起党支部的警惕。就爱情而言，它是圣洁而美好的，是生命之树绽放的鲜花。禁锢爱

情，结果往往导致无知的青年歪曲、甚至玷污了爱情。对于爱情尚处朦胧状态的青年来说，你不用正确的恋爱观去引导，那种毫无爱情可言的丑行则会乘虚而入。

最有效的引导，莫过于榜样的力量。

老连长周富苟在鼓浪屿工作了十年。他方脸，高鼻，健壮，匀称。每当他扎着腰带，挎着手枪，带着连队雄赳赳地穿过街道，多少人向这位年青而又英武的指挥官投来钦慕的目光。周连长就是生得黑一点，鼓浪屿人亲切地喊他“乌连长”，也有人风趣地称他为鼓浪屿的“国防部长”——在鼓浪屿搞军民联防演习，他是总指挥；开军民联欢会，他坐在主席台上；工作需要他常常出入高楼深院，接触各界人士。打从七一年起，就有人想给他介绍个鼓浪屿姑娘作终身伴侣，甚至有一个星期天，人家不问他愿意不意，竟替他和一位姑娘安排了约会。这下子他急了，操着他那句口头禅说：

“这个严重，我有我的爱人嘛！”他，当然没有去赴约。

他是有一个爱人，只是结婚五、六年了，战友们都还没见过！只知道姓罗，是个农村姑娘。

小罗总不来部队探亲，按说也不是大不了的事。但是很能体贴同志、又十分细心的前任指导员林善棋却想，老周都三十五、六岁了，还没个孩子，听说小罗又有病，何不设法让她来队长住一段时间？于是，在一次支委会上捎带商量的这件事。然后他嘱咐老周的同乡，回江西探家返队时，把小罗带到部队。谁知不出三天，各种议论扑来了。无非就是说小罗不漂亮，不会生育，还有疾病。有那么一些好事者还劝周连长说：你有一百二十条理由同她散伙，在鼓浪屿闭着眼摸一个也比她强……可怜的小罗呵，世俗的眼光对你是多么尖

刻无情！看来，除了良心和道德的力量以外，再没有什么可以保护你了。

周富苟并没有屈服于世俗的压力。他照样在众目睽睽下陪小罗去游鼓浪屿的名胜古迹；上街的时候，两人也没有微妙地保持三丈光景的距离。此外，他带着小罗遍访名医，治好了多年的疾病。至于他给了小罗多少精神上的温暖，那就无可奉告了。

这件事，如今在鼓浪屿早已传为美谈。人们称赞周连长的美德，总想从中探究出个答案。然而周连长的回答却总是这样简单。“这个严重啦，”他说，“我是当战士的时候和她订婚的；那时候，人家看得起我这个当兵的，现在我当了干部有什么权利看不起她这个社员？人要讲道德，要讲良心！”

原来，周富苟入伍前一年，人家先后给介绍了两个姑娘，然而那时候人家并不看他的一表人才，也不问他的忠厚勤劳，一看七口人和一间瓦房，拔脚就走了。正是这个时候，小罗却一口应允了他的求婚。周富苟入伍三年后，当了排长、副连长、连长。他不是那种随着职务的上升，眼睛也成正比长高的人，他对小罗仍然是身为战士时的那一片真诚。因为小罗没有用世俗的眼光嫌弃他众多的家口和那间破败的瓦屋，没有嫌弃他这个“大兵”，她和他结合是准备过苦日子的。小罗有一样尤其叫他敬重：她所求于人的甚少，愿意给予人的却甚多。有好几次她带病工作，昏倒在工作岗位上。……几年的夫妻生活，他感到小罗是那么诚挚地爱他。有一次他讲了一句玩笑话，说他准备不要她了，这个可怜的姑娘为此断断续续地哭了一个星期，把他的心都哭碎

了。他后悔不该开这样的玩笑，恳切地安慰小罗说：“你想想，我会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吗？现在你父母都去世了，我就是你唯一的亲人……”

就在小罗来队探亲一年之后，她生了个可爱的小女孩。忠贞的爱情之花，终于结出了幸福之果。

周富苟平日话语极少，但带领战士训练和劳动时，有句话倒常挂在嘴边：“看着，照我这样做！”在处理婚姻恋爱问题上，他虽然没有这样说，但全连干战分明从他的行动上听到了这句富有号召力的话。

几年来，八连的干部战士照着老连长的样子做，在婚姻恋爱问题上作出了正确的答案。全连的干部，凡是找了农村姑娘的，没有一个因提了干而吹灯。当连队的给养员踏着三轮车正在疾走，蓦然回首，却见一位花枝招展的姑娘笑嘻嘻地跳到他的车上的时候；花好月圆之夜，当我们年轻英俊的战士无意间吹起横笛，对面楼台上的姑娘追着笛韵忘情地和唱的时候；夏天的晌午，当我们的战士正要下岗时，年青的姑娘忽然走来，面对含羞地垂下眼睑的战士半真半假地说：

“我们谈谈好吗？”……这时候，战士们想到了什么呢？他们一定听到了老连长的声音：“照我这样做！”

幸福之树，只有用血和汗

浇灌才能根深叶茂

鼓浪屿是美呵！难怪有些远道而来的游客要羡慕在这里站岗的战士了：

“你们也不枉人生一世了，你们真快乐呀！”

我们的战士听了，笑笑而已。

也许这些游客说得并不对呢。不是也有几个男女青年，悠闲地走过战士的近旁，说着足以令人听清的悄悄话：“瞧这些大兵！一天到晚木头人似地站岗，多苦！”

我们的战士听了，仍然是笑笑而已！

战士们笑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有许多人是戴着各色眼镜看待战士的苦和乐的，他们不全理解战士的心胸。花朝月夕伴着祖国这壮美的海滨，战士怎能不乐？可要说乐，他们一天也没有象游人那样轻松地玩乐。因为他们肩上扛着枪！即使是星期天，请假上街的人也是看好时针出去，卡着分针回来，一分钟也不能耽搁。要说苦，那倒不假。譬如说，南国七月，炎天流火，每至夜晚，鼓浪屿哪家门前不摆着工夫茶？一边乘凉，一边小啜，好不自在。而我们的战士，有的戎装整齐地执勤，有的趴在溽热蒸腾的大地上瞄星星瞄渔火，个个象海里捞出来的一样。他们即使热昏过去，也不能随意跳到海里洗个痛快的大海澡，或买一根清火驱热的冰棒……

但八连有句很平常的话，叫做：“一人辛苦，万人幸福。”他们的这种幸福观，并不是自然形成的。

八连有过这样一个高干子弟，小伙子热情、正直，只是生活给了他太多的“蜜”，他除了“甜”以外，不知道还有别的味儿。名儿虽叫饶强，但布衣粗食，他觉得苦；日夜两班岗，他觉得苦；紧张的操课，他更觉得苦；一句话，当了兵，是“甜尽苦来”了。好在口袋里有的是钱，鼓浪屿又是个不愁无处花的处所。于是乎，巧克力糖、过滤烟、罐头水果……新兵集训不出两个月，一百多元钱花个精光。他还把

喝尽的几十个酒瓶，按照瓶儿大小、音阶高低排列起来，常常不分场合地叮叮咚咚敲着酒瓶自得其乐。

这当然要引起兄长一般的连首长的关切。但他们没有在大会议上批评他，只是启发他：

——战士一月六块津贴，你哪来那么多钱？

——爸妈给的。你爸妈哪来那么多的钱？

——参加革命早，人民给得多。你爸妈早年冒死革命，就是图的这？

升旗山下，长眠着两位可敬的烈士：团长和团参谋长。他们是在五星红旗即将在鼓浪屿升起的时刻，把自己的鲜血洒尽在百花丛中的。他们的墓碑，是战士磨砺革命情操的磨刀石。每逢清明，连队党支部从不放过一次对战士磨砺的机会。终于，有一天晚上，饶强睡不踏实了。连首长的话，阵地上的墓碑，老在脑海浮现。恍惚之中，仿佛那不是石碑，是两个人影，是那两位没见过面的叔叔和自己说话哪。他们好象是说：孩子，我们的鲜血，难道就是换来大把大把的钱，让你象手指缝中的水一样乱流吗？饶强惊醒了，连队的许多琐事，都象珍珠一样在他眼前闪出了光彩：

就在他自个儿敲打着酒瓶的时候，和他一起入伍的胡威训正在笨拙地补着一堆破胶鞋，那尖尖的锥子不时扎在粗大的手指上，渗出一滴滴的鲜血。上街补一双鞋，不过区区二十分大钱，何必这样自讨苦吃呢？而且小胡在家就是民兵营长、共产党员，为什么非让他干这差事呢？但连里公开宣布过：让这样有威信的党员骨干去做这种事，目的就是为了说明这工作不是低贱的，而是高贵的。到了第二年，小胡已经是個蛮不错的小鞋匠了。每逢星期天，他掂着个小箱子，一

个点一个点地补遍小岛，而且走到哪里在那里带出一批徒弟。象一朵蒲公英，风一吹，撒一地种子……

这一切，都有力地感染着饶强。渐渐地，他把酒瓶收拾起来卖了，买回来几副扑克；戒烟不是容易的事，他就从多到少，从中华牌到水仙牌，最后彻底戒了；他也不觉得连队的饭食苦了，干饭一顿干两三碗，战友们吃剩的汤菜，他也常常倒过来扒到自己嘴里。后来，他当了副班长，入了党，象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养猪、洗菜、掏粪、冲厕所样样都干得出色。在他复员离开连队时，竟节存了一百八十元。当然，对他来说，可贵的并不是这点钱，而是别的没有数字的东西。他曾万分感慨地说：“我饶强这几年兵当得不亏呀！不然的话，这一辈子真不知道怎样滑过去呢！”对一个刚刚踏上人生之路的青年人来说，还有什么比这更贵重的呢？

八连的可贵之处正在这里。他们有个特点，新兵一进连，干部就注意调查哪个战士有什么特长，有什么手艺，然后就发动他们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。连队有石匠、铁匠、木匠，甚至还有造房设计师……这倒不光是为了省几个钱，而是让年青战士从点点滴滴做起，事事处处不忘工农本色，就象大海的潮汐淘净了海滩上晶莹的金沙子一样，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的美德使得战士的青春象金子一样闪光！

自由之船，依靠桨舵才能

驶向理想的彼岸

有人曾这样问过八连的一个战士：

“你说怎么样才算幸福？”

“嘿，大道理谁不会说啊……”

“那就不谈‘大道理’，说说你的心里话吧！”

这战士狡黠地笑笑，把眼光掠向大海，沉吟不语了。大海正好平潮，万顷碧波之上，几叶轻舟鼓荡着白帆，驶向那迷茫的天际。那战士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人的一生多短！自由，比什么都强！”

这个战士就是人称“独立大队”的王槐棋。

近年来，象王槐棋这样的“自由”战士多了，这是干部和班长们颇为挠头的事。他们不愿说这两年征兵质量下降了，但是问题的确不少，比方：有的小伙子长得倒挺精神，但可惜是派出所挂号的；有的则是属于社会不想管，家长管不了，百般无奈之下塞进解放军大门“托管”的；更多的是城镇待业青年，没有更多的毛病，就是一向浪荡惯了。既然来了，部队自然不会嫌弃他们。但部队的纪律使他们觉得就象鸟儿进了笼，伸伸翅膀就四面碰壁。于是就有人隔三差五地给你捅个漏子，或者出两道题让你回答。诸如：我们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呀，为什么地方青年允许的事，我们战士不行？老百姓的裤脚可以从五寸自由到二十四寸，为啥军裤非得七寸？人家的头发可以长到七寸，为什么战士的头发不得超过二公分……哎呀，你不回答不行，回答起来还真要动一番脑筋费一番唇舌。有的干部急躁了：“这个部队可怎么带呀！”

前年春上，八连一排长从师里集训回来，骨干们赶紧去码头接他，一见面就说：不得了啦，排里来了个新兵，不过个把月，已经和全排同志挨个地吵过两次以上了。你回到排里千万别跟他说笑，你只要笑一笑，他准会爬到你肩上来。

全排就看你能不能镇住他了……

不用说，这个新兵就是王槐棋。论年纪，满打满算才十五，全连最小；可要论胆子，全连加起来也没他大。开口便是“你找死啊！”只要占着三分理，这一架就得打赢。嘴上不赢，就拳头相向。你说他年幼无知吗？江湖义气、麻将牌九、吃喝玩乐无不通晓。你说他早熟懂事吗？他却不知文明、礼貌、法规、纪律为何物。他的班长郑绍毛是全连最有耐性、老成持重的好班长，对待他真象长兄对待自己顽皮的小弟。郑绍毛虽然当众批评起他来也很严厉，私下里却总是一再关照大家让着他点。晚上怕他人小摔下来，特地让他睡下铺，自己睡上铺。他倒尽做好事，有天晚上，班长睡梦中被惊醒了，唉，什么声音？是屋里漏雨吗？手电一照，却原来是王槐棋侧着身子，躺在床上小便……天哪，谁见过这样的兵？批评轻了，他笑嘻嘻的不当回事；批评重了，他如火山爆发，威胁班长说：“这样活着也没意思，今天晚上我们两个都别活了……”

这哪象一个战士啊，这是一头没有上轭的牛犊，一匹没有笼头的野马，一只没有舵的小船！

党支部和骨干们一不简单急躁，二不消极回避。他们象医生那样冷静地反复“会诊”：如果说，误把所谓的“自由”当作人生追求的目标是王槐棋的“病症”，那么“病根”何在呢？在轻波拍岸的海边，在深夜归来的巡逻路上，从连首长直到党员老兵多少次和小王倾心交谈，终于找到了症结。

谁能想到，小王十五年的岁月竟会浓缩着这么多的苦难！先前，谁都知道他好流鼻血，现在人们知道了，原来这